

讀《劉伯溫與哪吒城——北京建城的傳說》有感

● 鄧雲鄉

陳學霖教授不遠在遠，寄來他花了二十年功夫寫就的《劉伯溫與哪吒城——北京建城的傳說》。秋窗稍暖，我細細拜讀之後，才真正感到作者的認真、勤奮與誠懇，也才真正體會到此書的學術價值。

早在五年前，我有幸參加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「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」，在第一天用早餐時認識了陳學霖教授。當時他問我是否知道關於哪吒與北京城的傳說，我感到十分慚愧，因平日孤陋寡聞，總是以「姑妄言之姑妄聽之」的態度對待神話傳說，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，更不要說研究了。因此，對於教授所問僅只是約略知道而已。既不得其詳，只能如實回答，所知甚少，等於無知。隔了兩天，我參加發言的那個討論小組，恰巧是由學霖教授主持的，我們自此便建立了友誼。會議結束，各奔東西。學霖教授或在美國或在香港，我們開始通了兩次信，後來我的《水流雲在雜稿》出版了，寄一本到美

國華大給他，過了好久才接到他的回信，說到了香港中文大學講課一年，等回到美國才收到書云云。去年5月，我承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訪問一周，卻又逢學霖教授在美講學，緣慳一面。近年彼此通信不多，卻時在思念中。此次忽然收到遠道寄來的新作，且又是講北京建城史的，三年前雖已讀過部分原稿複印件，卻未能窺得全豹，此次看到全書出版，而且印刷精美，怎能不感欣慰呢？

全書主要分五大章，三個重點部分。一是建城沿革，二是建城傳說，三是傳說影響、意義。在建城沿革部分，作者分別從遼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各朝，系統而詳細地介紹了北京建城歷史沿革。遼代建都燕京，已過千年；金代中都，距今已超過八百來年；其後元、明、清、民國初年，以迄於今天，北京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都城。有關北京建城的歷史，雖有大量文獻、古迹舊址可以考證，但要找一本印證資料、貫穿古今、系統

介紹北京沿革、分代說明北京建城歷史的書，雖不能說絕對沒有，但如此書翔實、簡潔者實在不多。作者以歷史學家的筆觸，考證古今中外大量文獻，把一千多年北京建城的沿革、變遷，濃縮在五萬來字的篇幅裏，字字有根據，句句有出處，使今日讀者對千年古都一目了然，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。尤其介紹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北京建城歷史，文字並不冗長，敘述卻十分詳盡，舉凡內、外城建築年代，元大都與明代建城的具體變化，明代新建北京城平面規劃結構，禁城、官邸、商業、廟會、文教、園林等等的分布，水源問題、交通問題、歷代管理情況，都鉅細無遺地敘述到。在閱讀過程中，偶然也發現小疑點：如頁40敘外城城門道：「……把天壇和山川壇（即後來的先農壇）都納入外城的範圍內。工程於是年底竣工，南面開四門，正中為永定門，東為左安門，西為右安門，東西兩面各有一門……」這個「南面開四門」的「四」字，顯然是錯的。或是手民誤排，或是原稿筆誤，且不去管它。不過這是極小的問題。

全書第二大部分是傳說部分，即明初劉伯溫 and 姚廣孝按照哪吒太子的模樣畫圖建造八臂哪吒城的傳說。明、清以來民間傳說把它演義成為十分離奇的故事，不但在北京民間流傳，而且輾轉流傳到外國，在法籍傳教士的著作裏，也說得有來有去。作為一個歷史學家，該如何對待和解釋這些荒誕不經的民間神話傳說呢？如果只是一味迴避而不去注意、也不去解說，這顯然不是科學的、現代學術的態度。學霖教授以近現代西方人文學科的科學觀點和方法，對神話傳說作出探源、分析、比較，使讀者清楚

地看到它的來龍去脈，而不是簡單地人云亦云的迷信，或武斷地、不加分析地否定。

元末廣陵人張昱賦詩：「大都周遭十一門，草苫土築哪吒城。讖言若以磚石裏，長似天王衣甲兵。」把明、清劉伯溫造哪吒城的傳說一下子提前近百年，溯源到元代。但永樂四年（1406）下修北京詔書時，劉伯溫已逝世三十年；永樂十八年（1420）北京新城竣工時，姚廣孝去世也已兩年。這樣說來，劉伯溫、姚廣孝於永樂年間兢畫北京城圖說就根本不可能了。再有哪吒這一神話人物，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毗沙門天王的三太子，梵語Nata者，演變到《封神榜》中便成為托



塔天王李靖的兒子，原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了。種種荒誕的傳說，在史學家科學態度的分析下，自然不攻而破。作者在「餘論」中清楚說明了「傳說研究的現代意義」，這是更重要的。作者鉤稽文獻，縝密鑽研所完成的著述，使人感受最深的是一種對待歷史的科學態度。這是我讀完本書的最大收穫。作者長篇的序言，敘述了寫作此書的緣起；書後附有資料及中西文參考書目，有助讀者看到寫作此書的艱辛。作者學識之宏博，以及認真的治學精神，實在使人敬佩。

末了說一點照片的事。港台書籍印刷都十分精美，這本書前面也印了不少彩色和黑白照片。其中有明代末年《皇都積勝圖》彩照，也有不少舊時北京城闕照片，如各城門城樓、角樓、甕城的照片，都十分難得。北京城牆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拆光了，所有這些城牆、城樓等等，現在均已無處尋覓，再想拍這些照片，那自然是不可能了。書中有一幅《正陽門甕發城全圖》，是已故鄧文如（之誠）先生舊藏，（十五年前，我到北京缸瓦市義達里先生哲嗣鄧珂學兄處翻拍過，曾配作我兩本書的插圖，是最早印出的，只是印刷極壞，辜負了這幅珍貴的照片。）此圖所注「約AD1900年前後」不確。據仲芳氏《庚子日記》所記，正前門於庚子年（1900）農曆五月十二日、八月初三日兩次被火燒。第一次是義和團燒大柵欄老德記藥房，火勢猛烈，向四面飛騰，北面一直燒到廊房頭、二、三條，前門東、西荷包巷、前門箭樓，由城牆飛入城內，一直延燒到東交民巷西口牌樓附近鋪戶。第二次火燒是侵略者八國聯軍進城後，八月初三夜間，正陽門城樓被燒，火勢凶猛，合城皆驚，至天

曉方熄。第二年辛丑年（1901）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太后回鑾進正陽門時，「正陽門前後城樓焚燒罄盡，因修蓋不及，高搭綵綢牌樓三座，亟其壯麗」。現在的正陽門樓、箭樓，都是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以後修的，董其事者為當時順天府尹陳璧氏。甕城整修商鋪，是宣統二年（1910）完工的，內有商鋪數十家營業。民國三年（1914）6月，因國務院規劃全城電車，拆除東西甕城月牆及商鋪，至民國四年（1915）12月全工告竣。因此，這張照片的確切拍攝年代應是宣統二年至民國三年之間。

本世紀初的北京和本世紀末的北京相比，變化真是太大了。我從30年代前期親眼目睹，看到現在。而至30年代以前的變化，也曾聽老人指點現場，細說其變化始末。今年5月間曾回北京，在東廠胡同翠園招待所住了十日，這裏曾經是榮祿、黎元洪、胡適之先生等住過的地方。我每天早上五、六點鐘之間在王府井一帶散步，看見到處都是拆除的舊四合院斷井頽垣，和高大的新樓、塔吊、十幾層大腳手架相輝映，深感二十世紀的北京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，一切都為下世紀作好了準備。思舊感今，歸來寫了一篇題為〈王府井十個早晨〉的隨筆長稿，以記感慨。今又讀學霖教授巨著，草成此文，更感時光之速、變化之大，歷史是多麼值得珍貴了！

鄧雲鄉 中國藝術研究院特約研究員，風土民俗學專家，著有《北京風土記》、《文化古城舊事》等書。